

◎非常记忆



与秋雨对话

所居江南小城,正是一阵秋雨一层凉的时节。飘来的雨丝,缓缓地落,独自细语,默默无闻。我撑一把雨伞,行走在霁溪沿岸水洼洼的石阶路上,感受大自然的馈赠。在河边散步,也许是与秋雨对话的最好方式。

那种心情,那种意境,实在是妙不可言。开始的时候,雨比较小,那似轻雾般的雨温柔地飘下来,极像调皮的孩子,时而飘到脸上,时而撒在身上,有时还悄悄地往脖子里钻。我收起雨伞,轻松地徐行,走了一段路,摸摸湿冷的脸,拂去沾在身上的雨滴,感觉就像清晨流连在草丛中,收获了一身的初露。那份安逸,那份恬静,实在是不可言传,思绪也不由得放飞到很远很远了。

慢慢地,雨越下越大,不多时路上出现了很多小水潭,那淅淅沥沥的秋雨,在这些小水潭上面溅起一朵朵的水花,像顽皮的鱼儿躲在池塘下吹着泡泡,飘飘洒洒地落到清澈的水面上,一圈圈细小的涟漪,便梦幻般地由里向外,一点一点地漾开了。我屏住心神,静静地聆听着雨的浅吟低唱,那落在伞上的滴滴答答的声音宛如一曲美妙的音乐,引领我走进秋天的画面,陶醉其中。此刻,秋风夹着秋雨斜斜地打下来,好像在生谁的气。枯黄的树叶,在秋雨的冲刷下好像不堪重负,纷纷飘下来,看着它们在空中飘落下坠的身影,惻隐之心油然而发。此时,秋雨不再是一首轻妙的音乐,而是一曲磅礴的乐章,像贝多芬演奏的《命运交响曲》,那种振奋人心的力量,那份震撼人心的气势,不但不会让我感到害怕,情绪反而被感染了,不由地兴奋起来。

秋雨,不仅湿了一个季节,也印湿了沉沉的记忆。行至百年老街,秋雨飘逝在那些曲径通幽的石板巷弄,那些年代久远如今已修缮如旧的老建筑物前,不由让我想到那些曾经的人,曾经的事,以及曾经的喜怒哀乐。不自觉的总会从心底生出一丝眷恋,一些伤感。恍惚间,脑海情不自禁地浮出,五十年前那个晚上,少年的我去丝厂给上中班的母亲送雨伞的画面,历历在目,挂在眼前。那时的我扛着密密的秋雨,独自从孙衙河头家中步行出发,行在湿漉漉石阶路上,裹着湿漉漉的衣裤,沿霁溪水岸拐弯入老北街、通过老大通桥花时半小时

到达。一路霏霏的雨帘下,目之所及,四处雾霭沉沉。雨滴、蛙鸣、狗吠,磕破了这秋夜的寂静,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漾起一波涟漪,荡起几许的灵动和安慰。这个画面一直记忆犹新,铭刻在心。

人的记忆是最顽固的,也从来不会欺骗自己。站在路边望去,就像看到曾经的水乡生活。简陋,拥挤,杂物堆满了楼道。每户人家的大门除了晚上睡觉关着之外,其余时间都是敞开的。沈家炒的青椒茄子,赵家爆的红烧排骨,楼道对面飘过来的葱煎蛋的香味,杂烩着互相串味,烟熏火燎,噼里啪啦充斥在空中是烟火的味道。孩子们打闹着窜进窜出,哪有什么顾忌,但大人一声呵斥就懂得要收敛,懂得什么是敬畏和尊重。而今老的老了,小的长大了,各人的命运随造化。悲喜哀乐,生老病死,兴衰成败,在这些小巷老宅里嬗变。走出走进的每一个人,都带着一个故事,都有一段不同的人生,丰富了故乡小巷老宅的生命。

人,在情绪郁闷之时,撑一把伞,徐徐地在秋雨中漫步,感受那种安逸恬静,感受那美妙的轻音乐,感受那磅礴的乐章,好像在与秋雨进行心灵的交流,互诉衷肠。能把所有的不开心,不愉快都对着秋雨这位特殊的朋友倾诉。且宽容地聆听着人对它大吐苦水,不烦不躁,不怒不愠,忠实地倾听着,倾听着……听到伤心处,它甚至会心痛你的心烦意躁,心痛你的难过,会大颗大颗地掉眼泪。

每个人心中皆有私藏的秘密,但不可能轻易向他人摊开秘密。但是,有的时候,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积在心里,就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,压得心里喘不过气,此时,就需要一对倾听的耳朵,需要一个倾听的朋友,而此刻的秋雨,就是最好的倾诉对象,不用战战兢兢地怕它说出去,它也不用信誓旦旦地保证它的承诺。正所谓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我和秋雨的这份特殊的交情也像君子之交,那样坦然,那样赤诚。

文/林丛中

◎人生絮语



欲买桂花同载酒

街道上的颜色陡然多了起来,无数空地被熙熙攘攘、娇娇艳艳的花朵填满,粉色的桃花、白色的杏花、金黄的叶子、葱绿的小草,一同在青天白日下窃窃私语。伴随

着新生命的是去冬还未来得及被土壤分化吸收的枯枝败叶,它们同新生的嫩根嫩叶缠绕在一起,发挥出生命最后一点余热。

种子被深埋于积雪之下,一些成长为幼苗,一些没能挨过寒冬,成为养分,而那些生了根的,在十个月后又成为厚厚的积淀者。这便是生命与季节的迷人之处,春花、夏雨、秋水、冬雪,滚滚向前,从不停歇。

庭院里的两棵树开花了,一棵是杏树,花朵毛嘟嘟地簇拥在枝头,压得短而粗的枝干站立不住,只能斜倚在黑色的铁栅栏上,勉强支撑住巨大的花冠。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杏树,一改清丽、孤傲的形象,顶着一团谁见了都想伸手摸摸的绵密的花朵,向世界露出谁都愿相信的稚嫩面庞,憨憨笑着。

我数次从那里经过,每次都要停下来驻足观赏一番,想象着那是墙角的一只猫咪,它慵懒地卧在那里,抬起爪子轻轻舔舔,站起来绕着铁栅栏走一圈,复又躺回原地,继续舔它的爪子,春天的韵味四处漫延。我再定睛一看,它已悄悄立在墙角,又变成了一棵杏树的模样,粉嘟嘟的花朵上闪烁着微微的光芒,灵气逼人,是春天的第一张面孔。

另一棵野山茶也开花了,艳丽的玫红色花朵疏疏落落挂在枝头,它的身量比杏树高出许多,也更加惹眼,它仿佛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少女,身量微微张开,还带着露水一般的青春气息,眉眼间皆是清冷高傲,也有隐隐的风情从眉梢眼角散发出来,惹人注目。

可它对自己的美丽毫不自知,依旧静静地开花,静静地落花,一副静止的山水画一样,用诗一样的枝干和阴影,营造出少女怀春的意象。野山茶是静的,却又不是完全静止的,它非静非动,亦静亦动,静止的是禅表面的简单,动态的是禅内在的丰富。

一些花开了,另一些花落了,花瓣轻飘飘地落在地上,声音轻微细腻,只有闲适的人才能听到,就像王维一样,在寂静的夜里望春天的空山,在闲来无事的时候看到了桂花飘落,于是树就不仅仅是树,它变成了画,变成了诗,也变成了音乐,在夜里缓缓流淌。

这无疑是一个孤独的瞬间,无人能懂,无人关注,就像皮日休在《闲夜酒醒》中写的一样,醒来山月高,孤枕群书里。酒漫思茶,山童呼不起。酒醉醒来,看到山间的月亮高高挂在天空,他瞬间由当下回到亘古的宇宙时间里去,但自我意识马上回答他的脑海里,他发现自己只是孤枕于群书中,刹那间,一切都回归现实,那种不能言明的抒情和孤独,全都浓缩在一个洒脱不羁的形象里。

春深了,两棵树隔着一道铁栅栏遥遥相望,一边是瘦春,一边是富春,再过些日子,瘦与富将会

奔赴、相拥,成为春天里最靓丽的风景。

人流不息的街道上,两个老年妇女推着两台轮椅,上面坐着她们的闺蜜,四个人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,一边走一边看四周的景色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,无非就是脸上带着明媚笑脸的人们、草坪上一刻不停洒水的喷灌器、小河旁开得风风火火的杏花,还有长出了嫩叶的柳树枝。一种类似于青年人的朝气使她们鲜活生动、引人注目。这叫我由想起人们初春踏青时的情景来,不就是这样呼朋唤友、天真烂漫、兴高采烈吗?

她们褪去世俗的衣衫,光溜溜、赤条条地行走于世间,在自然界里接触诗歌、音乐、美术,让美好始终填满心灵,这些东西始终支撑着她们,就像余光中说的那样,哪怕在最严酷的冬天,也不忘玫瑰的清香。

在充满坎坷的人生里,又能有几个这样随心所欲的瞬间呢,不计得失、不管饱饿、不问归处,只是漫无目的地走、春意盎然地寻,用心态的年轻弥补岁月的苍老。如果是那样,即使即刻入土为安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,至少,她们是花红柳绿地入土为安,人生在最后一刻达到了高潮,与春风、春花、春雨以及年少时的挚友为伴,一切足矣。

文/李娜

◎青青左岸



船家水爷

六娃生于淮上那小村落。排行老六,只不过哥几个相继夭折后,只剩下六娃。村口一天路过算命先生,给六娃娘亲说,娃命里缺水,改叫水娃吧。这里旱地怕是养不活,尤其是连续几年旱灾。

于是,水娃跟了娘舅。村口有条浅浅的上河连着淮水,往南两百里水路可以抵达长江口的青草湖。娘亲抱在船梢头,抚着水娃额头,泪水着。“水娃要听娘舅的话,过年后娘亲去看你。”水娃号啕不舍。

水路船摇,水娃想到娘亲摇篮时。一路躺在船里,望着朝霞游云。睡醒了,就念着娘亲。睡梦中,想着娘亲正缓缓摇着摇篮。

青草湖聚着一群从淮上来的乡民,只不过他们不种地了,都成为渔民。一年四季都在湖上漂着,根据渔汛期,选在不同地点泊岸。他们很少上岸,除非去买些必需品,或者就近买米蔬菜打点肉。湖

里打了鱼会有人在岸边等着收,剩下的留给自己。吃不住的晒成鱼干,留到欠渔期作为菜点。

水娃跟着娘舅漂在青草湖上。次年淮上有乡人来,水娃拽着乡人衣角仰着头问娘亲,只回答说,你娘亲走了,就没下语。水娃不懂,后来乡人只说你娘亲改嫁远离他乡了,大伙都没见着了。

水娃渐渐大了,成为湖上都知的汉子水叔。风浪中,黝黑结实。忙累了,水叔最喜欢躺在船头甲板上,看着蓝天白云,船身随湖水摇摆,像是娘亲的摇篮。

水叔在船上娶亲,媳妇也是邻村船家。起先的小船换成了大船,一家起居住船上。只不过大伙船一起固定在岸边,每天小娃们踏过跳板,登岸就近上学。船就是家,彼此相邻,闲了,跨过船板唠嗑或者商量着事儿。

水叔平时驾着机动小船,带着渔具赶着湖里捞上几网。近些年来,湖里鱼不如往年多了,鱼少了,鱼价也高了。

水叔也有大娃了,渐渐成家立事。水叔添了新船,船舱贴了字,算是大娃有了新家。这些年,水叔乡音未改,和湖上方言不同,在城一角,船上聊天有着自己的淮上话。

这年春,水叔家的几条船舱,聚着附近的船家。水叔添孙喜酒让湖岸边热闹着,大伙都恭喜着水爷,水爷喝着有点高,乐呵呵着。乡邻走后,水爷躺在船头,阳光正暖,热乎乎的,船声轻轻摇摆着,水爷想起娘亲,眼角落泪。

来年,鱼越来越难捕了。且不说捕上来鱼,个头比往要小了许多。水爷一急,将一网鱼孙全丢回湖里。大娃和水爷商量着,想上岸找个工。水爷不愿意,祖辈都是在船上,哪能上岸,再说岸上房子多贵。

爷俩争执不过半年,必须要上岸了。长江及沿岸湖泊封渔十年,所有湖泊里不给捕鱼,政府对渔民有政策补贴。

水爷家住进渔民新村,船家邻居都成了街坊。破船那天,水爷不忍心去看,自己在家喝酒喝高了。这些天来,水爷感觉周围环境好了,却发现自己闲了,打了一辈子鱼,上了岸,忽然发现啥也不会。最主要每晚睡得踏实,哪像在船舱一摇一摆的,听得见湖水声。

大娃在渔民新村外开了饭店,生意不错。水爷有时过去帮忙,却感觉自己有时反而添乱。这天大娃正忙着,忽然接到水爷手机,有个陌生声音,说水爷在旧泊船岸边晕倒了。

那天,水爷被担架抬着,急匆匆往湖堤外公路下急救车小跑着。水爷恍恍惚惚,感觉躺在船头甲板上,湖上夕阳晚霞漂亮极了。摇晃之间,娘亲抱着摇篮头,抚着水爷的额头,微笑望着他。

文/杨钧